

石三少·著
SHISANSHAO

专治 闹心

花火工作室
最闹心的
爆笑言情!

伪女友又作又闹怎么办?
总裁专治闹心四大招

【神秘】

傲娇总裁 vs 害羞宅男

双重身份任意切换，是人格分裂还是影帝？

【毒舌】

跟元东隅说话
分分钟要
原谅他别扭!

【不管饭】

还闹?
今天又没肉吃了，
喝粥吧。

【别爱上我】

我结婚是我的事，
关你什么事？
而且你不准走。

满非晚已被逼疯：到底是谁比较闹心？

石三少·著
SHISANSHAO

专治闹心

花火工作室
最贴心的
爆笑言情!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专治闹心 / 石三少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015-6

I. ①专… II. ①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04316 号

书 名 专治闹心

作 者 石三少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花火工作室

责 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 字 编 辑 黄 欢 张 丹

责 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1230 mm 1/32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9015-6

定 价 25.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
O
N
T
E
N
T
S

- | | | |
|-----|------------|--------------|
| 001 | 第一章 | 爱上一个不可能在一起的人 |
| 023 | 第二章 | 不许离开我 |
| 043 | 第三章 | 他们关系不一般 |
| 065 | 第四章 | 元先生的真爱回归 |
| 086 | 第五章 | 他让她走 |
| 109 | 第六章 | 两条平行线 |
| 130 | 第七章 | 相识多年却初次相见 |

目录



C
O
N
T
E
N
T
S

- | | | |
|-----|-------------|----------|
| 154 | 第八章 | 男朋友女朋友 |
| 175 | 第九章 | 吴名的秘密 |
| 196 | 第十章 | 真假元东隅 |
| 218 | 第十一章 | 美好世界坍塌 |
| 238 | 第十二章 | 傲娇总裁是精分 |
| 258 | 第十三章 | 怀了元先生的孩子 |
| 279 | 第十四章 | 元先生没有童年 |
| 299 | 第十五章 | 我们在一起是圆满 |



第一章

爱上一个不可能在一起的人

新闻里又播报悲惨的车祸事件：一辆小车被运沙车给埋了，三人当场死亡。

“想想当时那么惊险，我居然没有死。”

躺在病床上的满非晚幽幽地感叹。

一个星期前，她也出了一场车祸，断了两根肋骨和一条腿，在手术台上躺了八个小时才抢救过来。

陪床的小林跟着附和：“确实是很惊险哪！当时你满身是血，被元先生抱着。你没有看到先生当时的样子，我第一次看到他脸色发白……”

“他脸本来就白。”

满非晚漫不经心地打断。

面如冠玉，比女人的脸还白，她心里都有点小嫉妒元东隅的好肤色。

“不是，真的不是……是……是……那种……”小林一着急就结巴。

“那……那那那……是……是……哪……哪种呢？”

满非晚学着她的样子，眼角眉梢都是飞扬的笑意。

被戏弄的小林从耳根红到了脖子，抿紧了唇不再说话。

病房的门骤然被推开。

衣着鲜亮的元老夫人身后跟着一个同样衣着贵气的女人，两人并排走进来。

“老夫人好。”小林恭敬地喊道。

“你出去。”



元老夫人的眼睛直直地盯着病床上的满非晚，大有来者不善的气势。

“元先生吩咐了，让我寸步不离地伺候满小姐。满小姐是他的救命恩人，不能有半点差池。”小林不卑不亢。

满非晚摸了摸肚子，觉得喉咙有点干，舔舔唇：“小林，你去看看银耳莲子汤好了没有。”

“好的，我马上去端来。”小林听话地出去了，脚步飞快，半点啰唆都没有。

反了天了！

元家的下人居然只听一个玩物的话！

元老夫人气得太阳穴直抽搐，不过是心情好时花钱养着捞点名声的穷学生，还真把自己当主子看了。

“说吧。”元老夫人的声音很冷，像寒冬里的冷风呼呼地刮，“你到底要多少钱才肯离开我儿子？”

满非晚喝着酸奶，没空说话。好不容易小林不在，她可以偷偷喝喜欢的大果粒酸奶了，当然要抓紧时间。

“给你一百万。”

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了。如果不是这个满非晚有点特别，元老夫人又不想激怒了元东隅，她才不舍得砸钱呢。

“不行。”

满非晚含糊着拒绝，急吼吼地喝完了最后一口酸奶：“他是我一生挚爱。”顿了顿，“得加钱！”

元老夫人先是一愣，而后燃起熊熊怒火。一百万已经够多了，这人还不知足！

正要翻脸，旁边的年轻女人按住了她，冷冰冰地看向满非晚。瞧瞧满非晚的德行，一边狮子大开口，一边还舔着酸奶盖。对于这种低等德行的女人她不想废话。

“我是东隅的未婚妻。你可以叫我元夫人。”

宋婉容开门见山，扬起下巴：“你，开个价。”



只要用钱就能摆平的，那都不算事！

满非晚琢磨了一下：“我要得不多，随便给我两个二百五十万就行了。”

“行。”

宋婉容撇撇嘴，不就是五百万吗？

“美元。”满非晚笑吟吟地补上一句。

元老夫人气得手抖，给一百万她都肉疼，别说五百万，还是美元！

“我看她就是欠教训！”

如果不是满非晚，也不会让元、宋两家的联姻沦为笑谈。

原本定好的订婚日，元家大少却没有出现，而是跟另外一个女人一起出了车祸！

元老夫人越想越气，抬起手朝着满非晚那张妖精脸扇下去。

“你们在干什么？”

低沉的男声蓦然间在病房里响起。

元东隅来了。

他穿着一身骚气的孔雀蓝西装。如此跳跃轻佻的颜色，竟然被他俊秀清贵的容貌生生强压了下去，更衬托得他气质灼华。一个大男人妖气横生，却又让人不敢轻易亵渎。

满非晚注意到元东隅的未婚妻两眼看得都发直了，直接挪步走向他。

宋婉容化身为娇羞的少女，声音低了几度：“东隅，你刚才不在，这个女人狮子大开口，还顶撞……”

元东隅不耐烦地挑眉：“你谁啊？”

宋婉容脸上的笑容有点僵：“我是你的未婚妻啊。”

“不认识。”

元东隅不耐烦地拨开了这个挡路的。

元老夫人整张脸都黑了：“你来这儿干什么？你现在不是应该在开会吗？那个大方案，你不想要了吗？都耽误多长时间了！”

满非晚看着元东隅的眼神情不自禁地带上了怜悯。



他和她一起出车祸住院，她可能要在这儿待上三个月，可元东隅却只住了两天就出院了。当时三辆车连环追尾，那么严重的车祸，元东隅怎么可能没有受什么伤？

有钱人真可怜。

比如元东隅，忙着赚钱，只不过正常休息了两天就被说是耽误时间。质问他的人还是他的母亲！可是赚了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到头来还不是要出卖色相去换取利益，结一桩门当户对的亲。

果然是资本家阶级，最大化榨取利益，连自己的人生都不放过。

元东隅望着眼前喋喋不休的女人，淡淡地说：“已经解决了。”

元老夫人所有的话都卡在喉咙里，沉默了三秒，又将矛头对准了满非晚：“这个女人不是什么好东西，满脑子都是钱，刚才还威胁我们，还要动手……”

喂喂喂！

睁眼说瞎话的本事简直都出神入化了。

满非晚翻了个白眼：“对啊！快跑啊，小心我这个一条腿的伤残人士跳起来打得你满地找牙。”

元东隅阴沉沉地扫了她一眼，满非晚立刻识相地闭上嘴。

“如果不是她，你恐怕连我这个儿子都没有了。”元东隅扯了扯嘴角。

元老夫人脸色瞬间难看到极点，哆嗦着唇，恨恨地盯了一阵面无表情的元东隅。

满非晚在旁边看得都打了一个寒战，那眼神，哪像是当妈的看一个儿子该有的眼神？

元老夫人走了，气得脚步匆匆。宋婉容跟在她后面，走之前目光重重地落在满非晚的脸上。如果目光可以杀人的话，满非晚觉着刚才自己已经历经九九八十一难。

病房里的气氛忽然有点冷。

“元先生，你……”

满非晚好不容易鼓足勇气想要说几句安慰的话，元东隅一记眼刀射



过来，她硬生生地改了话锋：“你身体还好吗？”

元东隅挑起她的下巴，伴随着男性强烈的气息，他温热的呼吸喷洒在她的脸上：“我好得很，你要不要试试？”

满非晚下意识地扫向他的某个地方，她其实很怀疑他行不行。

他和她的关系不是情侣，也不像是金主和小情人，因为他从来不要她。

外界传闻元家大少风流无度，夜御数女，一天换一个女伴，妇女少女都不放过，令人发指。可这个众人口中的恶魔，却救了当初被下了药的她。

下巴上的力度让人发疼，思绪飘远的满非晚嘶了一声，重新对上元东隅乌沉沉的双眼。他的双眼皮深痕直飞到了两边坚硬冷峻的鬓角。

“当初发生车祸的时候，你为什么扑过来？”

满非晚眨了眨眼，一双清水眼娇滴滴的，有些近乎稚童的懵懂茫然。

元东隅直勾勾地逼视着她，掐着她下巴的力度不允许她有半点闪躲的可能。

这个蠢女人当时是怎么做到解开安全带，扑过来，把他紧紧抱住的？在那种紧要的关头，这种举动无异于找死。

“我怕你死了的话……你家里人会把我活剥的。”

满非晚坦荡荡地迎视他的目光：“再说了，你要是死了，谁给我钱花？谁给我这样的生活？”

他面无表情，辨不清喜怒。

“不要爱上我。”

他轻轻勾唇，双眸浅笑如星。越靠越近，越来越近，然后擦过她的脸颊，整个人压在了她的肩上。

这个人晕过去了。

满非晚如同从地狱回到了天堂。

爱这个字，连说出口都怕亵渎了它的美好。

她不敢保证，在元东隅犀利的目光下自己真的不会露馅。



元东隅住院了。

医生来检查身体的时候一迭声地抱怨：“高烧这么严重，怎么不早说！”

“身上还有伤呢！”

“出车祸才几天就出院，没有见过这么不听话的病人，以为自己是超人吗？”

满非晚坐着轮椅在旁边说好话：“医生，他还只是个孩子，才二十六岁。”

元东隅的烧终于退了。

他安静地躺着，呼吸有些微弱。

满非晚凝神看了他很久，觉得元东隅还是睡着的时候讨人喜欢，有种孩子气的纯真。这个时候不需要伪装，气氛沉静而温柔。

“房间里的空调好像有点不够暖呢。”满非晚轻轻打了个喷嚏，然后伸手盖住了元东隅放在被子外面输液的手。

纤长的手微凉，她的手却很暖和。她先是轻轻试探着摸了摸，注意到元东隅没有任何反应之后，她就大胆地握住了。

刹那间，心生欢喜。但苦涩，也同时漾开。

她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满非晚并没有待多久，她胆儿还没有肥到那种程度。躺回属于她自己的病床上，感觉像是回到牢笼。她吩咐小林晚上做几样本帮菜，好安抚一下劳累过度的元先生。

“再做几样菜吧，比如糖醋排骨、葱烧海参、铁板韭菜。”

小林说的这些都是满非晚喜欢吃的。

“今天怎么对我那么好啊？”满非晚笑得不怀好意。

小林是个实诚孩子：“我怕元先生醒了，你就吃不到了。”

“为什么？”满非晚一愣。元东隅很好的，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金主，在吃的方面从来不限制她，大有要养胖她的架势。

“因为……那天元先生站在病房外，听到了……听到了……你要钱

的话。”小林同情又哀伤地看着她。

满非晚淡淡地一笑，意味深长地要求：“那你可得给我再多做几道菜。我还想吃烤羊排，还有手抓饭。”

晚餐的时候，满非晚吃得根本停不下来，不停地夸小林手艺好。小林想说好吃的下次还给你做，可又想起不知道还有没有下次，心里好酸。

“非晚姐，你为什么……为什么不对元老夫人好一点……说不定以后她就是你的婆婆呢。”

“我对她很差吗？”

“不是……只是……你的态度不像是儿媳妇……”

“哈！哈！哈！”

满非晚仰天大笑三声：“傻姑娘，即使我把她当祖宗一样供着，她也不会喜欢我。那我为什么还要白费力气去讨好她？我满非晚的字典里面就没有‘费力不讨好’这句话。”

满非晚第二天被召唤，换到了元东隅的病房。

“我晚上睡觉打呼，还会磨牙，我还说梦话，要是吵到你睡觉就不好了……”满非晚一副我是为你着想的架势。

要是搬过来了，整天都在他眼皮子底下，她还怎么偷偷吃辣条？

元东隅朝她勾勾手，示意她过来：“难道是怕在梦里说了什么骂我的话？”

满非晚举手发誓：“绝对是夸你。”

“哦？”他轻挑了眉头，乌沉沉的眼里有零星的笑意，“听了太多马屁，还没有听过别人在梦里夸我的。”

反正摆明了就是要睡一间房。

满非晚自打搬过来之后，整个人都跟霜打过的茄子一样，安静得不可思议，她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有那么安静。

元东隅是个工作狂，即使在病中，也整天都是在看电脑。满非晚试图从那些密密麻麻的数据上发现一点乐趣，最后因为眼睛花放弃了。



躲在被窝里，她悄悄拿出了小手机，给代号 10086 发短信。

“好无聊，我住院了，跟一个无聊的人一个病房。”

刚发出去，元东隅的手机同时就响了。

满非晚吓了一跳，还以为是自己手抖发错到他的手机上。

“这件事等以后再说。”

原来是有人打了他的电话。

满非晚松了一口气。

等了一会儿，手机那头仍旧没有回音，满非晚有些失望，默默地收起手机。

吃饭的时候，满非晚终于鼓起勇气问他能不能看会儿电视。

元东隅点点头。

满非晚立刻跟打了鸡血一样：“嗷嗷嗷，快，小林，调到电视剧频道。”

电视剧已经开演了，满非晚有点小可惜，但男主角一出现她就什么都忘记了。

女主角不知道遇到了什么事情，自怨自艾：我根本就是一只大笨猪，难怪你说你不可能爱我。

男主角：镜子根本照不到你最漂亮的地方，因为那些地方，只有我知道。

满非晚的心都软成了绵绵的糯米团子。

元东隅凉凉的声音飘来：“擦擦口水。”

满非晚抬起手摸了个空。

耳边传来元东隅恶劣的笑声：“花痴。”

满非晚没有理他，注意力始终放在电视剧上。

元东隅不喜欢她用专注的目光看着别人的样子：“你喜欢他？”

满非晚摇摇头：“我只是喜欢这个角色。”

千年修得李大仁，满非晚羡慕程又青有一个李大仁。

元东隅嘴角微微舒展，那点笑意若隐若现，他又问：“那你喜欢谁？”

满非晚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吴彦祖。”

元东隅似笑非笑地扫过她面前的七八个菜：“刚刚骨折没有多久的人，怎么能吃那么多荤腥？小林，吩咐厨娘，以后让她一律喝粥。”

不让她吃肉，不如直接杀了她！

无肉不欢的满非晚立刻谄媚地笑：“你刚才说什么？我没有听清楚！我最喜欢你！你，你，你，元先生！我最喜欢元先生了！”

如果在她的身后装一根尾巴的话，此刻肯定摇得特别欢快。

元东隅喜欢这样子的满非晚，就像他小时候养过的一只小博美，湿漉漉的眼睛，最爱摇尾巴。元东隅保持着高贵冷艳的笑，并未表态。

“好吧。那能不能喝皮蛋瘦肉粥？要不鸡丝粥？最差也该给我一碗火腿粥吧。”满非晚不再挣扎了，声音低下去，“好，元先生对我最好了。”

这明显是言不由衷，她笑得比哭还难看。

看电视的权利也被剥夺了，满非晚早早就上床休息。睡觉之前，她仍旧给代号 10086 发了一条信息，只有两个字：晚安。

这个习惯，她保持了快十年。

她很快就睡着了。

梦里很糟糕。

她眼睁睁看着爸爸从楼上跳下来，就像是失去翅膀的大鸟，重重地落在地上。血蔓延出来，染红了水泥地面。

她想走过去摸一摸爸爸的脸，却被人生生地拉走。再见面，爸爸已变成了一个四方的骨灰盒。

表哥说：“只要你去敬杯酒，一杯酒而已。你在我家吃住那么多，这么一点小事都不愿意？白养你了。”一杯酒，五成的药，让她身体疯狂，脑子清醒。

她打破了那个扑倒她的人的脑袋，然后不停地跑啊跑啊，好几次差点被追上，最后她一头扎进了一个人的怀里。

他有世界上最好看的眼睛，声音却冷冰冰的：“只要你熬得过去，我救你。”



她泡在满是冰块的水里。太冷了，她不敢哭，害怕对面坐着的男人会突然间改了主意，把她扔回去。

“求你……求你……我要……我要……”

“一杯药而已，忍不下，就活该被万人睡。”

明明是天使的惊人容貌，却像是来自地狱的恶魔。

满非晚打了个寒战，忽然间睁开眼。

“元先生……你在干什么……”她迷迷糊糊地问，这个人大半夜的不睡觉，拉扯她的被子干什么，大半床被子都被他拉下床了。

元东隅没有表情地看着她。

这双眼睛，就在刚才的噩梦里见过。

满非晚将被子拉高又拉高，遮住了自己的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大眼睛，滴溜溜地转。

“元先生，我……我身体还没有康复……”她提醒他，“我的腿好不容易才接上去的。”

他一向对她没有那啥的兴趣，难道是最近车祸之后，他就有兴致了？满非晚知道自己吃住花他的钱，早晚都是要还的。

满非晚颤抖着手，又把被子给拉开，视死如归。她闭上眼睛，颤着声音哀求：“元先生，你、你等会儿轻点……我不想再在手术台上躺那么久了。”

被子“啪”地又弹回到她脸上。

当他是谁人了？他明明只是帮她盖被子而已。这么大的人了，半夜还踢被子。

元东隅冷笑：“我没有那么特别的癖好。”去折磨一个为自己受伤的人。

他回到了自己的床上。

拖鞋落地的声音之后便再没了动静。

“元先生，你睡着了吗？”满非晚压低了声音，轻轻地问。

“睡着了。”元东隅没有情感的声音响起。

“.....”

过了一会儿，元东隅又听到满非晚叫魂似的喊：“元先生……元先生……”

“干什么？”

元东隅不耐烦，翻了个身，干脆面向满非晚。

“你是不是怕黑？”

满非晚以前没有和元东隅睡在一个房间，不知道他睡觉的时候居然还要开着灯。

元东隅不说话，满非晚就当默认了。这个发现，让她突然间觉得这个男人不是睡在银河系外，而是睡在她隔壁的病床上。

她朝他绽开一个微笑：“我也怕黑呢。”

她被泪水洗过的眼睛格外明亮。

元东隅避开她的目光：“睡不着了是吧？精力太好了是不是？那我们来算算账吧。那天你说要两个两百五十万就离开我，嗯？”

最后一声，是从鼻子里发出的，拖长了，曲曲折折地转了个悠扬的弯。

满非晚的心颤了颤，是被吓的。

“不，不对。”她壮着胆子说。

元东隅眼睛里有温润的光，注视着她，等着她继续往下说。

“我要的是，五百万美元。低于这个价，不行。”

元东隅似笑非笑。英俊的容颜配上亦正亦邪的眼神，迷死人的性感。性感到满非晚好害怕，幽幽的感觉顺着脊梁骨往上爬。

马屁拍在了马蹄子上。

当初他救下她的时候，她说要做牛做马报答他，但元东隅冷笑：“我不缺牛马。”

“那就下辈子结草衔环相报！”

元东隅还是冷笑：“这辈子都没有过清楚，谁管下辈子。”

满非晚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要钱没有，最宝贵的节操，她刚才求着送他，他也不要。

“我要养你。”元东隅上下打量她之后，给出了答案。

满非晚当时就给他跪了，一把鼻涕一把泪：“你还是把我送回去吧。”

元东隅的脸色黑得很难看，好半天才挤出干巴巴的三个字：“为什么？”

“你是不是要养着我，然后把我的器官，肾啊、眼角膜、心脏啊一点点都给卖了？我还不如被扔回去被老男人扎一下，好歹命还在啊。总比节操还在，命却没了要好啊！”

元东隅一脚踹翻了满非晚。

那是元东隅第一次冲她发脾气。

管家后来给她治伤的时候指点了满非晚，少爷第一次发善心救人，却被误会，肯定不爽。再说了，元少从头到脚哪一个地方看上去像是个做这种不正常事情的人了？

可是养着一个不是倾城倾国的她，也不正常好吗？

说实话，元东隅对她真的不错，供她读书，让她学习很多东西，这些都是她家破人亡之后，想都不敢想的。

是他生生改变了她可能飘零孤苦的人生轨迹。

人要知足，更要感恩，这些都是爸爸教她的，可是她却越来越贪心。

“我错了。”

满非晚低下头，露出一截曲线优美的脖颈，略带婴儿肥的脸颊上光洁无瑕。

“我不应该要钱。”

元东隅不给她任何回应。

心一慌，她就开始满嘴跑火车：“我不应该把钱这么俗的东西和高贵的元先生联系在一起。我太肤浅了。”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你确实肤浅。”

元东隅终于搭理她，隔着床头柜，拿手点着她。满非晚伸长了脖子，把头伸过去，让他戳。戳几下而已，又不是踹一脚。